

策反者

孙佑杰



7.5
7

8167102

策反者

孙佑杰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济南

策 反 者

孙佑杰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印张 73千字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0,000

书号 10331·30 定价 0.39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海滨市解放前夕地下斗争的中篇小说。

我地下工作者史英才，为营救狱中被捕的同志，以经商为名，深入敌营，制造和利用敌特之间的矛盾，先后策反了特务张道远和于天豹，除掉特务便衣队队长黄一涛，使我被捕同志安然脱险。

这部中篇小说，故事曲折，情节惊险，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。

—

海滨，这是长江以北的最后一座敌占沿海城市。市内商号纷纷关门闭户，街上行人寥落，人们脸色阴沉，脚步匆匆，好象走慢了就会发生什么重大不幸似的。

这天夜里，一辆警车和几辆摩托车，载着国民党特务机关便衣队的特务，杀气腾腾地从森林路三十五号开出来，嗷嗷怪叫着从惊恐躲闪的行人身旁掠过去。

此时，太平街关了大门的永大行前柜内，一位戴眼镜的年轻账房先生在接电话。蓦地，他的脸色一沉，放下耳机就往后院跑，气喘吁吁地上了老客住宿大楼，在三层四号门前，轻轻敲了三下，低声喊道：

“刘先生，总店来电话！”

门开了。从里面走出一位身材修长，神态庄重的中年人。他明白“总店”是地下党联络站的暗号，深夜来电话十有八九是报警。但他仍然沉着地说：

“总店有什么事情，进来慢慢讲。”

账房先生进屋后，回身关上了门。然后随刘先生进了里屋，急切地说：“总店来电话说，你上了敌人的黑名单，

“‘黄鼠狼’出洞了。”

刘先生没有开灯。黑暗中，他蹙起了眉头。“黄鼠狼”是海濱市特务机关的便衣队长黄一涛，因好夜间逮人和嫖娘们而得名。他亲自出洞，说明情况严重。这时，街上的摩托声越来越近。敌人来了！他走到洗漱间的北窗跟前，向后街扫视了一下，敌人已派上了两个游动哨。显然永大行被包围了。他回到房间，从抽屉里拿出几页写满字迹的信笺，划了一根火柴，点着了。

“刘先生，赶快走吧！”账房先生急得脸色都变了，“总店要我不惜暴露身份，掩护你脱险，我也向组织表示，就是豁出命来，也要保证你的安全。快离开这里吧！”

刘先生从内间床底下取出一个小包袱，打开来，对账房先生说：

“把衣服换换，再到楼下把手枪带上！”

十几个特务鬼鬼祟祟地摸到了永大行的东门口，有两个人影越过了右侧的高墙。一会儿，永大行的便门被打开了。

黄一涛看看手表，脸上露出了奸笑。这次捕人，按规定便衣队与谍报队同时行动，可是黄一涛为了独吞大功，竟擅自决定，便衣队先行一步。这样，不等谍报队到来，就可把共产党连窝端。因此，他指挥特务们，除留下两个人把门，其余的就象黄鼠狼搬家似的，一个接一个地从便门钻进了永大行。

黄一涛扫视了一下前柜，空无一人，就压低了沙哑的嗓音命令道：“走，上楼！”特务们随即向后院老客宿舍楼奔去。

大个子张道远是黄一涛手下的一个组长，最先闯进了三

楼敞着门的四号房间。他战战兢兢打开灯，外间除方桌、椅子外，地上只剩下一堆燃尽了的纸灰。内间寝室也毫无人影。张道远大为惊讶。他把长脖子探出南窗外，借着窗口射出的灯光，向大院四处张望。突然发现从东南夹道里走出两个人，他们正沿着屋檐下的暗处，悄悄地向前柜的穿堂溜去。张道远喊了起来：

“共产党跑了！捉住他！捉住他！”

特务一听共产党跑了，也盲目地跟着瞎咋呼。整个大楼响起了乱糟糟的喊叫声，把许多老客惊醒了。

“咋呼什么！”从后面跟上来的黄一涛狠狠地拽了张道远一把，“他妈的！真是共产党，也叫你喊跑了。还不赶快给我追！”

张道远这才察觉自己做了蠢事，二话没说，就颠着长腿往楼下跑。

刘先生和账房先生听见后面有人追，就来了个将计就计，顺水推舟，一边喊：“共产党跳楼了，快追！”一边飞也似地穿过前柜，冲出了门口的特务岗哨。他俩每人手里提着一支手枪，不顾一切地沿着太平街往北猛跑。刘先生在前，账房先生在后掩护。

这突如其来的情况，把两个把门的特务惊懵了。他们真以为共产党跳楼了。直到刘先生和账房先生将要冲进右侧的后街，张道远等几个人才气急败坏地跑出永大行喊道：

“刚才出去两个人是共产党！捉住他们！”

张道远向北一看，发现后街闪进了两个人影，就张牙舞

爪地指使特务们上了摩托车，一窝蜂地追去了。

刘先生和账房先生跑到后街，又闪进了向北去的小巷子里。

此刻，这一带大街小巷，行人早已绝迹。摩托车跑起来畅行无阻，一会儿就接近了要追捕的目标。

“站住！站住！不站住就要开枪了！”

张道远和外号叫小狐狸的刚要刹车，被追赶的刘先生和账房先生又跑远了，并且在攀越一堵比人高的砖墙。张道远一见急了眼，共产党越过墙去，就很容易潜逃了，无论如何不能放跑他们！他一抬手，“叭叭”开了枪，接着几条火舌一齐射向了爬墙的人影。

两个人影越过了砖墙。账房先生因协助刘先生越墙，耽误了时间，待自己越墙时，身上负伤多处。但他顾不得自己的伤势，而是焦急地对前来扶他的刘先生说：

“刘先生，别管我！你快走，我掩护你。这是总店的命令，快！”他忍着伤口的剧痛爬起来，端枪对越墙的特务们进行猛烈的反击……

二

从海滨市发出的刘先生出事的无线电波，传到了半岛区党委机要室，区党委又连夜把营救刘先生的决定，传给了港城四海旅社的李掌柜。一位二十多岁的旅客史英才，正在单人房间接受李掌柜布置任务。

“你从海滨来港城才四五天，本想让你多待些日子，可是半岛区党委给了一件很紧急的任务，需要你马上返回海滨去。”李掌柜离开太师椅，走到窗前，没有说明具体任务，好象要让史英才猜一猜似的。

史英才两只灵活的眼睛一闪动，就把任务估摸个差不多。他很了解李掌柜这个人，李掌柜在焦急、忧虑或动脑筋的时候，总是走走停停，然后面向窗外沉思。史英才想到，自己曾护送过几个人进出海滨，又想到当前海滨白色恐怖日甚一日，便急忙说：

“李掌柜，是不是有紧急护送任务？”

“嘿！脑子真灵。是有一件紧急的转移和护送任务，组织上再三考虑，还是要由你去完成。在海滨的地下工作者当中，只有你具备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有利条件。”李掌柜发现史英才警觉地看看门窗，便满意地笑了笑：“从敌占区来的人，警惕性就是高。不过，在这里请你放心。”

史英才从李掌柜的话里，掂出了这次任务的分量，领悟了党对自己的期望和信任。因此，他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李掌柜的具体交代：

“今天是四月二十日，务必在三日内到海濱市太平街十号接头，把一位刘先生移出危险区，护送到解放区。”

史英才眨着长睫毛，极力回想着太平街十号的位置。他想起来了，太平街十号就在永大行北侧不远的斜对过，是一个黑漆大门的四合院，院内有两颗石榴树探出墙外。但是刘先生是谁？现在隐蔽何处？为什么要出海滨市？……对于这一系列问题，脑子里还是一盆浆糊。因为按地下工作的纪律，被护送者的情况，不告诉是不准问的，所以史英才也就不追根问底了。不过，他心里有数，在海滨市即将解放之际，要急急忙忙护送出的刘先生，肯定是位身负重职的首长，完成这次任务，是一次不寻常的重大使命。

怎样才能完成这个重大的使命呢？史英才不禁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次营救。那是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发动重点进攻占领港城不久，党指示他把一位遇难的同志，从敌人手里营救出来。当时史英才的公开身份是港城益生行的交易员，同国民党军政界一些中上层人物有过交往。他决定以给中统局黄一涛祝寿为名，请一桌客，以便在宴席上借机行事。

那天上午十点多钟，港城小蓬莱玉记饭庄楼上雅座，笑声不断，酒菜满桌，赴宴的人都衣冠楚楚，各就各位了。黄一涛被推坐在迎面桌子正中。他毫不客气，一边扇着芭蕉扇，一边两眼滴溜咕噜地瞟着桌子上的菜肴。他左边是宪兵

队的于天豹，右边是于太太交际花。潜特张道远和史英才在下首一左一右。他们俩当年同在益生行当过小伙计，有过患难之交，并拜为把兄弟。

第一道菜上全了。史英才拿起一瓶烟台张裕公司名酒金奖白兰地，从黄一涛开始，轮着圈，一一给大家斟满杯。然后，举起杯子，朗朗大度地对在座的说：

“诸位！今天请大家来，是为黄先生祝寿。现在，我建议干一杯，祝黄先生长命百岁！”众口一齐嚷着，纷纷端着酒杯，站了起来。五只酒杯“当啷”一声，碰到了一块，成了一朵大梅花儿。
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有人掀开门帘，“咔嚓”一闪光，照了一张像，没等大家放下酒杯，那人已经离开房间下楼去了。

“这是我请人给我们合个影。”黄一涛见大家面面相觑，吃惊不已，便解释说，“史先生和在座各位朋友，在我四十大寿时，这般盛情款待，我黄某甚感荣幸！为此，我特地留个影，以资留念。当今之世，兵荒马乱，再过十年八年，我们这些人能否再凑到一块畅怀痛饮，就很难说了。”

“是啊！”于天豹对战局发展的悲观情绪，又被黄一涛这一番话勾了起来，“委座发动的重点进攻，本来声势浩大，所向披靡，眼看就要把共军赶到东海喝海水去了。谁知，昨天又传来消息说，共军主力在一夜之间，从国军防线的一个几华里的空隙钻了出去，现在正火速西窜，去扰乱国军的后方。房后起火难防啊！谁知战局还会发展成什么样

子？”

“什么样子？老兄就不必多虑了！”黄一涛眼皮子一翻，不满地斜了于天豹一眼，“最坏让共军占一些地盘罢了！中国之大，有什么了不起！现在，最可怕的不是地盘得失，而是党心、军心的向背。有人早就对党国丧失了信心，不是急党国所急，而是急着替自己准备后路。哼！”

于天豹一听涨红了脸，满脸横肉气得直抽搐。他放下手中的筷子，脖子扭到了一边。宴席上，紧张的气氛在急剧地上升。史英才为了打破尴尬的局面，以便为营救工作创造有利条件，他拿起筷子，点着满桌子的菜，招呼着大家：

“来！来！咱们今天的任务是猛吃猛喝，一醉方休，不谈国事。菜的花样不多，各位多赏脸，想吃什么请自便。”史英才说着，钳了一个最大的对虾放到黄一涛面前的小碟子里，“咱们的寿星命大福大，应该吃这个最大的。”

“吃菜！”

“吃！吃！”大家一齐随声附和着吃了起来，气氛又缓和下来。

交际花是黄一涛的情妇，今年虽然已三十出头，可仍然是细皮嫩肉，春风满面。她体态妩媚，性情放荡，两眼脉脉含情，一顾一盼，秋波洋溢。她和黄一涛的勾搭，已不是秘密。就是在丈夫于天豹面前，也毫不掩饰他们之间的情窦。今天，她更不放过这卖弄风情的机会。她伸出两个手指，拿起碟子里那只大对虾，剥下皮，然后，勾着眼，扭着腰，嘻皮笑脸地把大虾肉放进黄一涛的嘴里。

“我知道黄先生最爱吃这一口，特别是那血淋淋的虾脑
子。对吧？哈哈……”

黄一涛嚼着又鲜又嫩的大虾肉，看着交际花那娇艳的笑
脸，听着她那清脆放荡的笑声，兴奋得有点飘飘然了。他对
交际花做了个别人不懂的小动作，交际花就含羞带笑地用膀
子推搡了他一下。黄一涛觑见身旁的于天豹拧着眉、噘着
嘴，气得脸都变了形。他显然是吃醋了。黄一涛伸出脚，踩
了踩交际花穿着绣花鞋的脚，意思是让她在丈夫面前收敛一
点儿。可交际花却偏不在乎，她一面含情地瞟着黄一涛，一
面伸出两只脚回敬他。谁知，黄一涛的脚早抽了回去，她一
个劲地踩着丈夫的脚。

于天豹本来就是火爆性子，刚才被黄一涛的话噎得喘
不上气，现在又见交际花和黄一涛眉来眼去，简直让他下不
来台，气得脸成了猪肝色。他真想大吼一声，把一桌子酒菜
掀翻，扬长而去。可是，转念一想，他既不敢得罪黄一涛这
个恶魔，又不敢当面给交际花这个妖精难堪。她撒起泼来，
比疯狗还凶，到那时就没法收场了。他只好忍气吞声，狠狠
地瞪了交际花一眼，抽回了被踩痛脚。

黄一涛觉察到交际花捅了漏子，便端起酒杯打着圆场
说：

“自从我们配合共事以来，在捕人的问题上，产生过不
少误会。但于先生虚怀若谷，宽宏大度，不抱成见，一切以
大局为重，真是令人钦佩！来，请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杯！”

“谢谢！干杯！”于天豹强作笑脸，一仰脖子，喝下了

这杯又苦又辣的酒。接着他又斟了一杯，站了起来：“我提议，为了党国的事业，我们再干一杯！”

“好！”史英才忙站起来应酬道，“为了我们事业的成功，再干一杯！”

“干！”

“干！”……

“当啷！”“当啷！”酒杯碰酒杯，又是一朵大梅花。

酒越喝，黄一涛的兴致越高；菜越上，他的脸上越喜。三杯酒下肚，他有点忘乎所以了。一会儿大吃大嚼，一会儿哈哈大笑，两只贼眼眯成了两条线，眼角的鱼尾纹比平时拉长了。这不仅因为他今天是寿星，受到众人的恭维，而更主要的是，今天的菜，大都是最合他胃口的海味，鲜的有对虾、加吉、黄花、海螺等，干的有海参、鲍鱼、燕窝、鱼翅等。黄一涛大饱了一顿口福之后，醉醺醺地对史英才说：

“老弟讲义气，重交情，为我的生日慷慨解囊，真是感激不尽！日后有用着我的地方，也不要客气，尽管开口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，咱们是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来，再干一杯。”史英才说着又同黄一涛碰了杯，一饮而尽。

看着黄一涛那副得意忘形的样子，史英才认为时机到了，就放下酒杯，落落大方地说：

“不瞒老兄，我正有事想请诸位帮忙呢！”

史英才知道，在黄一涛这个疑心狂面前，不能战战兢兢、吞吞吐吐。你越胆虚，他的疑心就越大；你越理直气壮，他的疑心就越小。于是史英才就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直截

了当地开了口：“我有一位朋友，最近来港城办点杂货，不料今天失踪了。你们各位神通广大，能不能帮帮老弟的忙，查找一下？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黄一涛放下筷子，眯着醉意朦胧的眼问。

史英才说出了那位朋友的名字，并把他的个头、模样也作了介绍。

黄一涛一听，醉意全没了。他吊起一只眼，怀疑地看着史英才，冷冷地说：

“这人是共产党的嫌疑犯！怎么，你认识他？”

“认识，当然认识！”史英才说，“不过，他哪是什么共产党的嫌疑犯！我知道，他和共产党没缘分，是个守本分的买卖人。对了，道远也认识他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。”张道远随声附合，“是个老实人，常来港城办点小杂货。”

黄一涛听张道远这么一说，绷紧了的脸才渐渐松弛下来。他耷拉着头，问于天豹：

“于先生，你看怎么办？这人是从你们那儿转来的，你们有没有他是共产党的证据？”

“没有什么证据，仅仅是怀疑。”于天豹又补充了一句，“看样不象是共产党。”

黄一涛眯着眼睛，用牙签剔着牙，想了想对于天豹说：

“既然老兄觉得那人不象是共产党，那么放还是不放呢？”

于天豹听出这话里有话，他也不是好欺负的，就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：

“权在你黄先生手里，人在你黄先生班房里关着，放与不放，还不是你一句话吗？”

黄一涛打了个饱嗝，不吱声了。

“嘻嘻！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本不该多嘴。不过，我知道史先生是个大好人，他的朋友也一定错不了。”交际花见黄一涛还在犹豫，就站了起来，亲昵地摇晃着黄一涛的一只膀子，撒娇地说：“你给个面子吧！嗯？”

“好吧！”黄一涛见不好再推下去，便奸诈地转了转眼珠，对史英才说：“这人是个啥模样，我没见过。我这人有个脾气，凡是进了我们门的人，先让他尝尝老虎凳的滋味，我才能和他见面。现在有于先生和于太太讲情，我打算做件好事，放这人出去，不要铺保，只要史先生出个人保就行了。咱们是先小人后君子，如果以后这人再落到我手里，那时可别怪我黄某不讲仁义。你要拿脑袋担保啊！哈哈……”

“黄先生大慈大悲，日后一定重谢。”史英才没有去想以后可能遇到的风险，马上取来笔、纸和印油，写了保条，盖了手印，交给了黄一涛。

这样，那位遇难的同志，就被释放了……

“任务就是这样，你看有什么困难？”李掌柜注视着史英才的眼睛，显然是在探测史英才内心的反映。

史英才想了一下，只有三天的时间，这任务真够紧急

的。同时，在转移和护送中，还可能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。但是，他想起这次来港城，从敌特机关签发了特别通行证，道道岗卡都顺利的通过，这次回去，问题不大。万一出了麻烦，还可以找黄一涛和于天豹嘛！因此，他从袖口里取出折叠得只有指顶大的特别通行证，信心百倍地对李掌柜说：

“我想，凭这个证件，就可以顺利地完成任务。”

“靠证件？”李掌柜接过特别通行证，边看边踱步沉思，显然对史英才把希望寄托在证件上有疑虑。他反问史英才道：

“如果证件靠不住呢？”

“靠不住？”史英才马上觉察到李掌柜对自己的想法有些担心。是啊，自己确实想得太简单了，倘若证件靠不住怎么办？海滨市戒了严怎么办？发生了其它险恶情况怎么办？……

“你应当认真想一想。”李掌柜脸色严峻起来，“这次任务不比往常，刚才得到消息说，敌人已实行全市戒严，外围‘卡子’禁止一切行人进出。敌人在市内对可疑的人实行了大搜查，大逮捕，今天午夜以后，又有好几个人遭到不幸。”

史英才很感激李掌柜的提醒，使自己有了高度的敌情观念，有了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的准备。如果证件靠不住，或者刘先生出了意外，就要采取其它手段完成任务，其中包括采用危险的策反手段。他根据从敌人营垒里了解到的情况，向李掌柜汇报了必要的策反对象和策反方案，最后坚决表示：